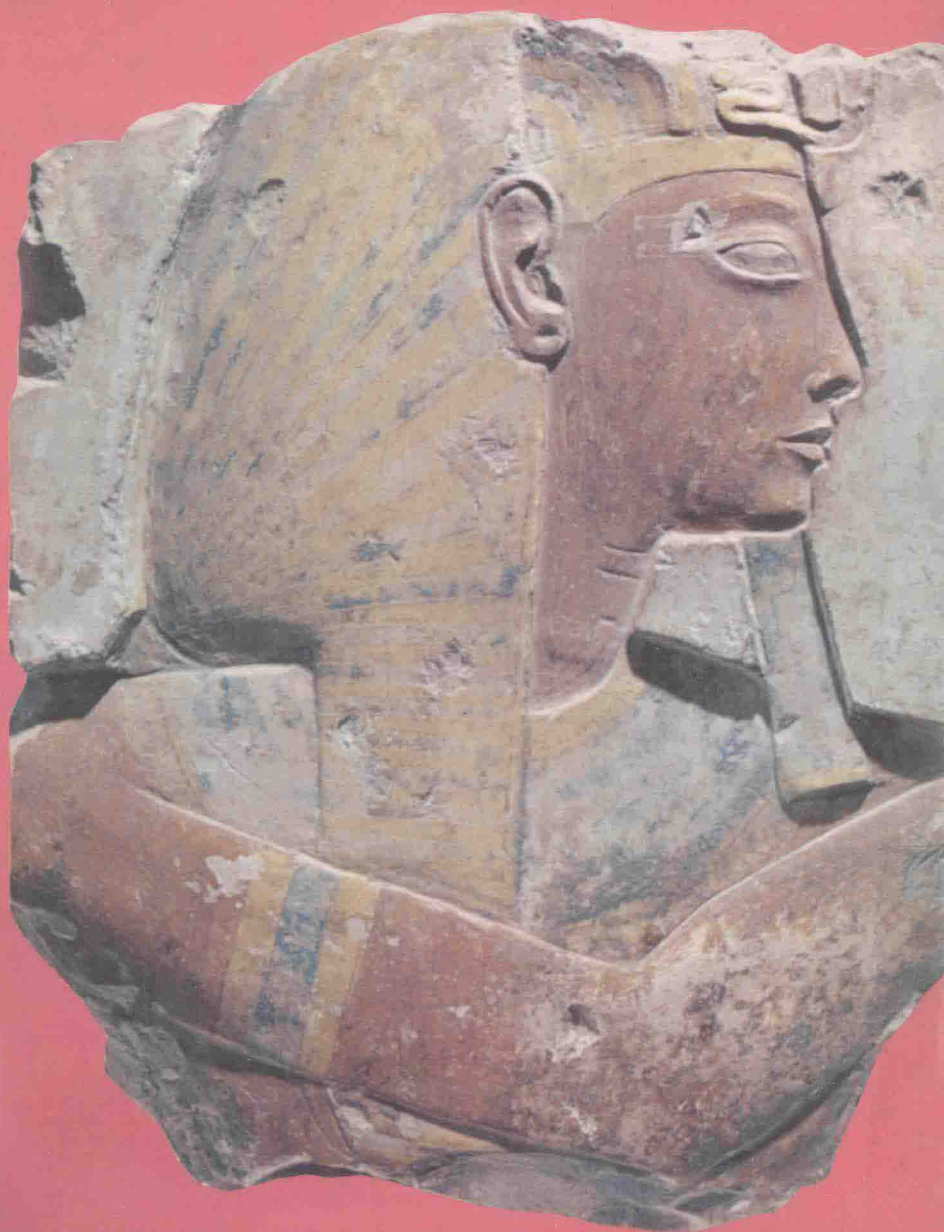


西洋通史



●陳驥●

西洋通史

自先史人至西方文藝之復興
即西方文明史

江 序

隨着科技進步與交通工具的更新，地球的距離越來越短，人與人間，國與國間的關係，也就更為密切；台灣多年來因為對外貿易的擴展，旅遊事業的發達，所以無論公、私團體或個人，與西方人仕接觸交流的機會，也與日俱增。其實我國與西方交往，遠程的不談，就清末以來，迄今亦已一百餘年；窮百餘年累積對西方文明習俗的認識，應該算是經驗豐富，何況我們為此曾付出了極大的心力與代價；只是國府遷台以還，國人對西方的認識，特別對西方的文明習俗，有後續不繼之感；這種缺乏認知文明的氣息，對於彼此友好親善，貿易交流，都是莫大的損傷；而文明氣息，來自知識生活的陶冶，却又是需要時間的培養與經驗的累積，是金錢、物質無法取代的。

這一次歷史博物館舉辦埃及文物展覽，應該是重新培養國人對西方文明的認識，邁進了新里程的第一步；在觀賞呈顯在眼前的埃及文物，無論對年輕的一代或年長的一代，都稱是一件新鮮的事，人們當可從中瞭解許多過去所未曾聽說的或者陌生的人、事、物；隨着時風所需，在未來的歲月裡，類似的其他西方文物展覽，將接踵不斷，使人們瞭解更多。知識是生命的精神糧食，對於成千上萬的群眾，無分男、女、老、少，如此渴望追求知識長龍列隊參觀，對文化工作者而言，無異是注射了一支強心劑。

陳驥教授的「西洋通史」一
二版稱西方文明史，是一部深入淺出，具體而微介紹西方文明的嘔心

巨著，多年來一直期望因這本書的刊行能對國人認識西方文明傳統而有所裨益；這部書不但是大學院校研究西洋歷史者所必讀，更是一部適合國人各階層人仕瞭解西方文明的豐富知識泉源。

爲了達到國人如此渴求知識的慾望，本書新版特增添彩色圖片並重整圖說與書目。孫子云：「知己知彼，百戰百勝。」認識西方，使國人能無往而不利，則身爲中華現代國民，應是責無旁貸的。

江九思於七十四年中秋

序

自三十年代桑著陳譯「世界文化史」(陳廷璠譯 Lynn Thorndike, A Short History of Civilization, 中華書局)刊行以來，垂半世紀，國內西方通史之中文教本，隨時代之前進不已，而益感其需日新又新。著者自五五年首度遊學美國歸來，即已不斷注意及此；比六五年兩度自美返國，適值著者執教大學十週年紀念，爰將累年積稿成秩，刊印此書名西方文明史，以應時需而覘世變；並就正于海內外方家，是爲序。

陳 驥

中華民國六六年台灣光復節于海京

再版序

西方文明史自六七年初版刊行以來，廣為讀者所悅讀，說明歷史教育的需要性與可行性，這是歷史教學者所深引為慰的。

本書旨在說明從史前人至西方文藝之復興期中，西方文明廣續發展的主要歷程。首先說明人類史前文化的不朽成就，次則討論西方文明的近東起源。本書將美索不達米西文明分成埃及前之蘇美、巴比倫，與埃及后的亞述、新巴比倫、波斯兩大單元，資以說明人類最早的蘇美文明之正確座標，與一度以為人類最早的埃及文明在近東文明中所應占有的適當位置。本書在古典文明中，敘述古代希臘城邦政治的特色，希臘人在西方文化上的卓越成就。次及羅馬的制度，從共和羅馬到帝制羅馬的轉型與蛻變，羅馬人在西方文化上諸如法律、工程、醫藥上的造詣。本書復在羅馬世界的基督教革命中，闡發早期基督教與其異端暨西方首度基督教世紀的文學與思想。在中世紀各章中，分別討論中古西方的封建主義及莊園主義。英、法、德三國的政治發展與演變；中古西方的教會與文明。最后說明西方文藝復興時期的文學與學術、而殿以復興時期的藝術。

綜合本書的特點，析約如下：

一、將美索不達米西文明分成(一)(二)兩大部份，則古代埃及文明的地位自顯，而人類最早文明——蘇美文

明的價值，又灼然可見。

二、書中所附照片的取捨原則，在於補充其他書中之所未有，如世界唯一僅存的西哥德人繪圖原稿（圖41），在描繪西哥德人日常生活的實態上最爲傳神逼真，足徵書中照片的主要價值之所在。

三、書中所附動態史圖，其用意：（一）在就世界史脈絡中，突出西方文明發展的地位；（二）在說明推動歷史演進的「真正」力量；（三）給予讀者歷史動態與動態歷史的必要印象。

本書的再版，主要在於附上不可少的各篇最新書目，着重闡明在寰球史總體脈絡中，西方文明史所占有的顯著地位。三篇有關西方文明史總論，地中海世界的古典文明，與西方文藝之復興的最新歷史解釋，分別說明如下：一、對於西方文明史的新看法；二、地中海世界希臘、羅馬文明，非西方人士的新觀點；三、新舊世界交替期中，文藝復興運動的根本性質。

誠然每一時代有每一時代獨標的歷史寫作方式與風格，在這世紀的交替期，人類即將進入公元後的第三個一千年之際，新的歷史寫作與解釋以作爲新的人生導向與指標，乃更顯出它的重要性。本書再版與初版的不同，一如民國六九年與六七年迥異一樣。當然，它們自有着先後的連貫性和彼此之間的互爲特徵性。

最后，本書之得以寫作完成，所受於哈佛大學歷史教授布靈敦Crane Brinton氏的不斷啓發爲獨多，布氏今已作古，謹在此致以作者經久的敬意與追思。

陳 驥 中華民國六十九年五月於海京

海洋主義

歷史家

HISTORIAN AS OCEANIST

陳驥教授訪問記

代三版序

衆所周知陳驥老師是「海洋主義」(Oceanism)的首創者，在近幾年來他不斷地高聲疾呼，要我們爲海洋世紀的到來早作準備，從演講中、上課裡，我們對此一主義已有概括的形象，但對於海洋主義興起的緣由及老師過去的體驗、人生哲學、將來的研究計畫……却未曾知曉，所以系刊編輯組抱著好奇與了解的心情作了這次的訪問。

在未進入主題前，首先我們將老師的經歷作個大略的介紹。

一九五四：高雄中學畢業。

一九五八：台大歷史系畢業，即考取台大歷史研究所。

一九六三：獲東西文化中心獎學金，往夏威夷大學東西文化中心求學。

一九六四：至威斯康辛大學求學。

一九六六：至師大教學（第一次任教職）。

一九六七—一九七〇：在新加坡南洋大學教學。

一九七〇—一九七三：中興大學教學。

一九七三—一九七六：獲美國國務院獎學金，往美國加州大學研究。

一九七六—至今：回中興大學教學，屆滿十週年。

緊接著讓我們展開訪問的序幕吧！

系上同學都知道老師是第一屆大學保送生，且以老師的成績進入台大醫學系或電機系是順理成章的事，但老師却選擇了經濟系，後來又轉入歷史系，真是令人費解，關於這一點老師作了以下的說明：

「從小我就對歷史有了興趣，在高中時受到蕭一山先生提倡經世之禮學的影響，體認到必須學習明末清初黃宗義、顧炎武、王夫之等大儒『經世致用』作一個經國治民的政治家，而在傳統中國環境下的經世致用便是歷史。所以當時我喊出『非台大不進，非歷史不唸』的口號，可是父母却希望我唸醫學院或工學院，家中爲此起了爭執，折衷的結果是唸經濟系；一年後心中老覺唸經濟是不夠的，再

加上那股對歷史的使命感與日俱增，終於大二時轉入了夢寐已久的歷史系，至今仍與歷史爲伴。」

經世致用的精神在於「實踐」，老師提倡海洋主義就是爲求實踐，這是我們所知的，但海洋主義它到底是如何產生的？它蓄積了多少直接、間接的緣由？談到這個問題，很自然的反應，老師以一種深邃的眼神，仰望研究室壁上那幅波濤洶湧的畫，詳細的訴來：

「最遙遠的追溯起來，可能是因爲我生於福建，福建靠海，從南宋以來在傳統的地緣政治上，它就是個海洋基地，而我的父親又是海軍高級將領，所以從出生起，『海』就在我的腦海裡烙下了深刻的印象；而後來舉家遷至青島，這紅瓦綠樹、碧海藍天的中國海軍基地兼避暑勝地，更使我對海洋增添了幾分興趣，迨至台灣，更是四圍環海，所以至今除了威斯康辛那段求學的日子外，我已與海有四十年的接觸了，可以說是『生於海，長於海。』從海洋得到很多的啟示與學習。而歷史學科的訓練，使我認識到商朝實際上是個潛在的海洋國家，當時的安陽是東南亞與東北亞的樞紐，所以自古以來我們的海上英雄非常的多，從徐福、法顯、義淨、劉仁軌、楊庭璧到鄭和、李如松等，有很多的證據顯示我們是兩棲型的國家，兼具向海洋及陸地發展的雙重潛能；這種的體會，再加上到新加坡教學時的思考，是海洋主義形成的關鍵。另外在美國求學時，妥勒氏（Fred Turner）邊疆歷史學派的學說及馬漢（Alfred Mahan）所倡議的古典海權，都佔我思想的重要部份。而蘇聯自一九六二年古巴危機後，努力於海軍的建設，甚至有超過美國的趨向，構成對自由世界撞擊的無比力量，更給予我一個堅定的信念，那就是——海洋世紀已經到來。」

經過短暫的思考後，老師又繼續說：「綜合言之，海洋主義誕生的背景，它應是地理環境、家庭背景、童年生活的耳濡目染、歷史學的訓練、新加坡教學的思考、第二次到美國的撞擊、回國後受蘇聯海上力量興起的衝擊，及海洋世紀到來的信心。」

談完海洋主義誕生的由來，老師高昂的情緒仍未平息，接著對今日許多人以台灣是海上飄浮孤島的錯誤看法加以駁正，他說：

「八十年代至二十一世紀是偉大的古典海權復興時代，我們必須及早準備，迎接海洋世紀的到來；今日我們不可再從大陸看台灣，而應從太平洋看台灣，再看大陸，那麼我們將發現台灣是一海有、海治、海享（A Nation of the Ocean, by the Ocean, and for the Ocean）的海洋世界中心。」

「我們必須發展『海洋四度空間』，同時講求海政學。所謂『海洋四度空間』就是海底、海床的開發，海中，漁業的發展，海上、交通的確保，海上空、空間的飛行；所謂『海政學』就是海洋政治、海洋政策、海洋行政及時間的因素，換言之，就是以海為基的地政學。」

而關於海洋哲學，老師也將西方與俄國、我們作個比較，他說：

「歐美的話是『海神的三叉戟是世界的權杖。』俄國人的話是『誰掌握了海上貿易，誰就掌握了地球財富，也就是掌握了地球本身。』而我們的話應是『擁有海，便擁有明日，也將擁有一切。』」

在結束海洋主義有關的話題後，話鋒一轉，我們問及老師對整個歷史的看法。老師不加思索地以

姚從吾先學的話，展開對此一問題的回答：

「姚從吾老師曾說：『研究歷史就好像游泳要跳下水裡去，騎馬要騎到馬背上。』以我自己的觀點來說，研究歷史必須多寫些東西，光是看到了就相信，這是不夠的，而必須 *writing is believing*，所以歷史工作者要『勤』，勤於作卡片、勤於寫作、勤於找資料。改正傅斯年先生的話，那就是要『上窮碧落下黃泉，動手動腳做卡片。』」

講到寫作，老師以為「應多寫專題報告，不要一開始就立志寫大部頭的著作，這往往是可望而不可及的」。他引述蔣延黻先生的話：「很多歷史學家都願寫大塊的文章來顯示他的身分地位，而我只願做教科書的腳註（footnote）。」所以老師勸告我們：「做為歷史工作者，切莫忽略了腳註的工作，因為好的歷史家都是從好的腳註者開始。」

就歷史的本質，老師又說：「歷史是實在的；是理智重於感情的，它可以文學來表達，但文學並不是歷史的全貌，換言之，歷史固然是求『實』，但需匠心獨運、憂憂獨造，具備文學之美。此外每位史家都應體認到歷史是良心的工作，他應像科學家去摸索，去身在其中，身歷其境，身與其事。」

緊接著我們問及老師的人生哲學，這似乎又提高了老師的興緻，他說：

「我相信生命是可貴的，生之艱難正如死之不易，所以有生之年必須好好學習，這就是易經上『生生之爲易』的道理。另外我也受到道家的影響，以為必須遵從自然的演進，因為有些時候人爲的力量是有限的，所以我強調，應將海洋哲學應用到人生哲學；管子曾言：『善用兵者，無窮如天地，不

竭似江河。』這就是告訴我們必須如水般自强不息，要有不餒的精神；另外孔子也以『原原混混，不捨晝夜，盈科而後進。』說明水是動態的；這和先總統 蔣公主張『行的哲學』是互相契合的。大海浩瀚無邊，生命就像大海，無頭無尾，無始無終，過去是未來的前奏，所以我的人生哲學便是海洋哲學能盡其性的運用。」

接著老師又說：

「中庸上云：『唯天下至誠，爲能盡其性，則能盡人之性，能盡人之性，則能盡物之性，則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可以贊天地之化育，則可以與天地參矣。……故至誠無息，不息則久，久則徵，徵則悠遠，悠遠則博厚，博厚則高明，……博厚配天，高明配地，悠久無疆。』這方面可與海洋運作相配合，這也是生命的基本意義所在。」所以我的人生哲學是動態的，永遠充滿活力不自餒的，也就是『海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善用生者，無窮如海浪，不竭似洋流。』而同時也是行的哲學，劍及履及的親身經驗。」

行的哲學要求的是，不斷地向前邁進，所以今日雖未曾過去，而老師已擬好了未來的研究計究：「我希望能寫一本有關『美華關係』的英文著作，使它在國際上佔一席之地；同時我要編寫很精密的西洋現代史、西洋通史、美國史的教科書、手冊，期望學生能喜歡它；另外我要寫前人所未言有關海政學方面的書；除此，爲求歷史工作能有更大的突破、成就，我寄望能建立海洋學派。」

作爲中國士人，立德、立功、立言是最高的追求目標，自投身歷史之路，老師在這三方面皆有所

成，謹讓我們略述之。

立德：

1 創造海洋主義，立海洋之德。

2 創造應用歷史（The Applied History），賦歷史以新義。

立功：

1 促成淡江大學美國研究所的創設：一九七五年。

2 促成中、美、日、韓國海線交通研究會的創設：一九八〇年。

3 準備先赴南沙、再赴南非，繼到南極，考察海洋主義，是為海洋主義的三南政策。

4 自一九八二至八五年間，先後代表我國出席在舊金山、東京之第一、二屆太平洋盆地海線交通安
全國際會議，在韓國召開之東亞暨東南亞海洋法會議，在馬來西亞召開之第四屆東亞暨東南亞國
際戰略會議，在美國加州史丹福大學召開之美國外交史學擴大年會。

立言：

1 一九七四：中華民國美國研究中文圖書暨論文資料索引。

2 一九七七：主編新史學叢書、出版美國政治傳統、西方文明史。

3 一九七八：Essayson American History 出刊。寫成章炳麟，載于中國前途的探索者：現代

中國思想家（巨人出版社印行）。

4. 一九七九：美國通史出版。海洋世界中心與統籌性區間海洋政策（刊於太平洋區海洋科技論文集）。

5. 一九八〇：西方文明史精裝再版。出版海洋與我。

6. 一九八一：日譯、海上貿易與東南亞（論文、刊於日本海外事情）。修纂中華民國史（有關辛亥革命外交篇）。東南亞主要國家政局研判出刊。美國對華外交政策之回顧與前瞻。太平洋盆地之共同利益與發展。

7. 一九八一：出版Notes on the Pacific Basin Community。

8. 一九八三：出刊“Republic of China in the Pacific Basin Community”。

9. 一九八五：出刊「80年代東南亞戰略新形勢」、「80年代東南亞戰略新形勢之再省察」。三版西洋通史。初版普及本西方文明史。在三軍聯合大學演講：「新馬漢主義的誕生與海線交通安全的發軔」。準備出版：中國海洋傳統及Politics & Strategy of the Ocean in East & Southeast Asia。

完成這篇訪問稿後，覺得腳沈了，肩重了，老師花卅年功夫直至三年前才有海洋主義的成型，可見得學問路之難行；今日我們都已踏入歷史之門，真可謂任重道遠，老師的求學精神實在值得我們細加體會、學習。

中華民國七十四年孔子誕辰于海京

新史學引言

(一)

歷史研究 *The Historical Studies* 的第一層次，是事（史）實的重建 *Eactual Reconstruct*，這便是治史者所稔知的蘭克式 *Rankean* 的「說明事實——如其發生」 *Wie es eigentlich gewesen*。在較高的第二層次上，應是歷史的解釋 *The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這比較偏向于畢爾德式 *Beardian* 的「寫的歷史是信仰的行為」 *Writer history as an act of faith*。在更高的第三層次上，應是歷史的應用 *The Implementation of History*，也就是過去 *the past* 和現在所相關 *Its present Relevance* 的問題。

就歷史研究的第一層次，事（史）實的重建而言，誠如美國歷史家莫理遜 *S. E. Morison*（1887-1976）（註一）所說：「歷史家最主要的任務，是呈獻確定事實的本體」（註二）又說：「我堅信誠實歷史家的積極工作，是照明過去。歷史家固然免不了要試去解答當代對於過去所要問的問題，例如：戰爭的原因與如何避免；各種民族在不同環境與條件之下如何運用民主政體；人物、氣候、環境對於事件之發生有何影響。但此等討論在歷史家的眼光中，是次要的問題。歷史家的主要目的——敘述事件——一如其發

生」——既達，其第二件主要的工作，是去了解個人或團體的動作與目的。」（註三）

在較高的歷史解釋第二層次上，誠如克羅齊 Benedetto Croce 所言，歷史是「關於過去的現在思想」The Contemporary Thought about the past（註四）。美國歷史家畢爾德 Charles Austin Beard 引申其義，在「寫的歷史是信仰的行爲」Written History as an Act of Faith 一文中，畢爾德以爲任何歷史作品都脫離不了當時時代的思潮影響，所謂歷史的全貌，就是過去的實相 The totality of history as actuality which embraces all times, and circumstances and all relativities.（註五）。

畢爾德以爲歷史家的信仰推演至極，充類至盡，是在對過去的探討中，期以求得一些真實東西的信念 Conviction，這種信念是一種主觀的決定，而不是客觀的發現。因此畢氏推論到有關史料的檢擇與排比，自然受到檢擇者與排比者心靈之指涉架構的主觀所決定。因此畢氏的結論以爲歷史家的最高課題，在於如何決定他的態度以展現當代的思想。畢氏以爲史家的功用在於實用性地創造過去，以去建設一個進步的未來。（註六）

在此就第二層次而言，我們一般所謂歷史的解釋 The Historical Interpretation，乃脫離不開主觀的立場，便是因爲正如畢爾德所說：「寫的歷史是信仰的行爲」的緣故。

就歷史研究的更高層次——第三層次而言，那是歷史的應用 The Implementation of History，也就是歷史的現在關聯性 Its present relevance。在畢爾德「寫的歷史是信仰的行爲」